



Plaza 之辩

沈月明

说起来,上海应该是一个空间极其开阔的城市,因为上海有无数的“广场”,香港广场、来福士广场、大上海时代广场……“广场”的叫法,一度困惑了我很久。

这些连地面停车场都没有的高楼之所以叫“广场”,是因为它们的洋名叫 plaza。其实翻字典的话,plaza 除了指西班牙城镇的广场,更多是市场、购物中心的意思。购物中心叫成“广场”,应是从香港开始的,所谓时代广场、太古广场等等。大陆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广场”也跟着叫开了,不管对不对,听着霸气、大气就好。近些年似乎发现一幢直挺挺的大楼叫广场实在有些不妥,“中心”的叫法开始流行起来,如嘉里中心、上海中心。

再说“官方网站”一词,也让我很是不解。你说国务院或者上海市政府,办个网站叫“官方网站”也就罢了,一个做珍珠奶茶外卖的、一个做快递的,有什么“官方背景”,办个网站也叫官方网站?要说根源还在英文原词 official website。official 英文里有官方的意思,早期翻译者直接就拿来了,其实按其英文原意,更接近的是“权威的”“正式的”的词意,并无“政府相关的”“官方的”之谓。但可能“官方的”听着很霸气,一时也无更“信达雅”的翻译,也就这么叫开了。

说起来大家都叫得这么顺溜了,你还去细究什么源头,实在是无聊的事。其实琢磨这两个词是想到国人某种程度上“随大流”“不求甚解”的老毛病。如果从语文上来说,中文当中这样的误读、误用更是不胜枚举了。比如亚洲,现在除了新闻播音员,基本都念成“雅州”,翻字典至今没有这种读法,大概又是学了香港或台湾的腔调。再比如“空穴来风”,原意是消息和谣言的传播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现在都指代无中生有的消息、谣言。如果更深奥一点的用词,如现在媒体上很喜欢用的“殇”这个字,用以指代重大的、国家层面的伤痛,但准确的原意是为国战死的人。

当然语言有其时代性,是在不断地创造和演变中的。但如果我们语言的流变,较少是因为创造,更多是因为不求甚解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有如今一些“网络语言”的粗陋编造,那想想后世的人研究我们历史和语言时的感受,实在也是一个挺尴尬的事。

科技创新:新常态中新共识

江 硖



今日论语

临近岁末,各种盘点。比各类“十大新闻”更有趣的,是“十大流行词”。正如“十大新闻”各家有各家的评法,“十大流行词”也一样见仁见智,但不管谁来评,“新常态”笃定当选。

“新常态”一词,现在已经化一为万,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然究其源头,所谓“新常态”,指的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新态势,是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清醒判断和重要定义。留恋也好、不舍也罢,我们要与持续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作别了。还需不需要两位数的稳增长?人民日报评论有九个字说得好——做不到、受不了、没必要——其实,我们是要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

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告别。

如何看待“新常态”?习近平主席 11 月 9 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机遇何在?总书记对上海的要求是:加快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这,既是任务,也是机遇。

为什么上海要在建设“四个中心”的同时,力争成为科技创新中心?这恰恰要在中央关于“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背景下认识。我们上海如何主动适应、积极引领“新常态”?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是抓手、是关键。对此,上海要有舍我其谁的雄心、勇气 and 责任感、使命感。

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是上海的新任务、新征程、新起点。但是,我们并非平地起高楼,经历过 30 多年改革开放风雨的洗礼,有建设

“四个中心”的宝贵实践,上海拥有良好的基础和先发优势。我们今天推出的“探秘创新中心”系列报道也印证了这一点。我们在阅读这些中外企业研发创新故事的同时,不妨来听听高管们的建言——

“不妨在上海设立国际科研合作‘自贸区’”;

“政府要搭建一个公平的平台”;

“各种类型的研发中心应该得到更公平、均等的创新机会”;

“氛围开放、人才汇聚是创新的必要条件”;

“要打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生态链”;

“共享性和合作性非常重要”……

仔细品味这些建言,可以看到,中外企业研发中心的高管们对上海的科技创新环境既信心十足,又充满期待。建设科技创新中

心,政府要做什么?上海市委、市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韩正书记最近强调指出:“创新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企业和一切创新主体的感受、各类创新人才能否真正集聚,这是一座城市是否拥有好的创新文化和创新环境的根本评价标准。”

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创新文化和创新环境从何而来”这个新命题,上海的决策者与实践者认识高度一致。这样的共识,十分可贵。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关键在于形成共识、万众一心。今天,我们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同样需要在新常态下凝聚新共识。这样的共识,是信心、是力量,促使我们在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新征程上,稳步前行。

好脾气为何被关在家里

权威声音

上周两名中国游客在泰国航班上因换座问题肆意撒泼、侮辱空姐;本周一架由重庆飞往香港的航班上,前排乘客嫌后排小孩太吵,后排乘客责怪受了前排座椅影响,又是一场大打出手。

在飞机上飞扬跋扈,同随意插队、乱闯红灯、网络空间的肆意谩骂等,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无视公共秩序、无视他人利益、“任性”行使个体权利。公共文明中“任我行”的通病,值得每个人审视和反思。

“谦者,德之柄也;让者,礼之主也。”谦卑和礼貌的道理谁都懂。其实,那些破坏公共文明的人,他们的 A 面可能是好爸爸好妈妈、好领导好员工,只不过当他们从家庭和单位走入公共空间,冷漠暴躁、素质低下的 B 面才显露出来。好脾气为什么被关在了家里?我们并不缺少传统文化和道德的熏陶,也不缺少公共场合的“注意事项”、外出旅游的“文明公约”、网络空间的“言语法则”,所缺少的,是我们思想和灵魂深处对“公共”的认可和敬畏,所以从私德到公德,容易缺少“进化的一环”。季羡林老先生曾在公

共汽车上目睹因为拥挤造成的打架事件,不由得感慨“人必自爱而后人爱之”。自爱,指的其实就是在公共空间行使权利时的自重。

早在 100 多年前,梁启超就曾疾呼“公德告急”。在他看来,“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于社会而言,私德可以引领但不能强求,而调处个人与他人社会关系的公德,必须遵循,不容例外。每个人都不做公德的旁观者,我们才可以从容迈过公共文明的门槛。(李斌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收费『新』招

京石高速公路收费年限到期,本以为收费已经寿终正寝,没想到有关方面对公路进行了“改扩建”,把名称改成“京石高速”,改了件马甲便立刻“返老还童”,可以再收费二十二年。如此死而复生的收费“新招”,真让人开眼了!

孙绍波 画

自由谭

130 万考研用户信息泄露,引发舆论关注。须知,130 万,这个数字,距离 2015 年考研报考者的“全军覆没”已经不远。在违法者的叫卖中,考生姓名、电话、报考学校、专业丝毫不爽。如今,临近考试还有几天,考生仍持续遭受推销、骚扰、诈骗电话和短信的轰炸。

这究竟是相关网站的技术漏洞使然,还是有机构和个人从中“里应外合”,相关部门理应启动调查,给公众一个交代,不能对这样的恶性泄露置若罔闻。

个人信息泄露,在今天是个层出不穷、见怪不怪、细想又很不甘心的事情。从法理上讲,这事儿显然违法。一个人生病住院的信息,生孩子的信息,买房、买车的信息,

如何刹住个人信息安全恶化之势

王玉宝

甚至亲人过世的信息,怎么就瞬间到了商贩手里?这可是关乎个人财产乃至人身安全。

从社会反观看,一次又一次泄露,已让人不胜其烦。有人可能觉得,基于信息泄露基础上的那些诈骗、骗术荒诞可笑。可事实是,每年中招的人不在少数。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状态的恶化,有大的时代背景。互联网时代,一是使得个人信息泄露从概率到规模都无数倍放大,因为很多数据以电子形式集中存放,“照顾不周”就很可能全军覆没;二是在于非法的个人信息交易更加“便捷”;三是在于查处更加难,从哪里泄露、谁泄

露、流通的路径,都有多重可能性。

如果说,印刷时代的个人信息泄露规模基数相对较小,泄露之后导致的诈骗成功案例也相对较少。那么,在互联网时代,如此庞大的泄露基数上,可能的经济损失乃至人身安全威胁,就十分惊人了。有数据显示,74.1% 的中国网民在调查前半年遇到过信息安全问题,全国因此造成个人经济损失近 200 亿元。

而我们目前应对此种状况的法律、监管乃至公民意识,都还停留在印刷时代。相关法律法规不是没有,个人信息保护亦非从互联网之后才开始。但我们如今的保护,基本不能跟上互联网大规模普及后的新的信

息安全形势。十年前,谁会想到,互联网会与每个人贴身随行?

一方面,目前关于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较为零散,已不足以应对信息漏洞丛生的现状。中国需要一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各个机构的法律责任,抬高违法成本。这项法律在法律界、舆论界已呼唤有年,该有实质性推动了。另一方面,执法机构的设置、执法的力度乃至公民个人的保护意识,都需要升级创新。

松松垮垮的法律,只能遭受违法者的利用甚至嘲笑。只有真正扎紧法律藩篱,真正让倒卖信息的人伤筋动骨,而不是伤害之后一笑而过,才能刹住个人信息安全恶化的态势。

新民新语

攀比“开心”

乐梦融

忙了一天到家,听到如下对话:“妈妈对不起,今天我在幼儿园吃饭又是最后一名。”“没事没事,妈妈相信你好棒的!”对,这位妈妈,和当年那个说“我的儿子必须保三争一”的家长是同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都有那么数十年为了排名苦苦挣扎,大概也都经历过红榜白榜,经历过快班慢班,经历过老师拿着考卷按照名次分发的学生时代……第一名第二名还是最后一名倒数第二名,构筑了青春时期所有的尊严与耻辱。

这样被视作理所当然、实则激进的价值观念,到底还是在自己有了的一个各方面指数与表现均平平凡凡的小男生之后,呼啦啦地塌陷了:人家会背秦时明月汉时关又怎么样啊,我们家小孩天天都很高兴啊;人家会对妈妈说“Merry Christmas”又怎么样啊,我们家儿子会偷吃藏得很好的葡萄干;甚至还在老一辈指摘时,说出了“我现在通宵复习玩命考个研究生文凭,就是为了我儿以后不用通宵复习玩命考个研究生文凭”这样导向性错误的气话来。

不去早教,因为不希望当他回首童年时会因为虚度光阴天天上课而懊恼悔恨;不攻英语,因为没有人可以证明人生的幸福感与词汇量有直接的关系;以后也不必进名校,因为生长在那些说完“没复习啊要挂了啊”扭头就考满分的超优生之中,人很难不对自己平凡的智力产生深度自责;更不必名垂青史,因为那些能在史书上签到的人大多得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理论上说,一个男孩子,小时候不尖叫、不奔跑,懂得礼仪、好学多问、进退得宜;一个男人,最重要是正直、坚强、乐观、有爱、感恩——至于其他虚名假利,心若高飞,应不必计较那些留在地上的痕迹。

喜欢马兆骏的《第二名也无所谓》这首歌,他唱道:“大家都想得第一,你到底累不累,第二名也无所谓,人尽其责,问心无愧”,当父母的还仅存一丝“攀比”,那么,应该是希望小朋友的人生,活得比大多数人开心。